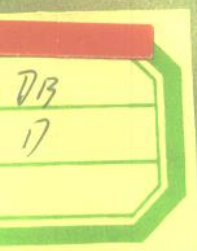


巴黎公社时期的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翻译组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与研究叢書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會議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翻译组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〇八八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2 18/32 字数72,8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1958年4月第一版

印数1-3,330

统一书号: 11135·2

定 价: (9) 0.38元

前 言

本書譯自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的“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Перв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ни Пари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 1942年)。原書分兩大部分:(1)國際總委員會的會議錄,包括馬克思草擬的“法蘭西內戰”在內;(2)第一國際活動家的函信,其中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為主。經我組考慮結果,決定譯印坊間罕見的第一部分,即國際總委員會的會議錄;但“法蘭西內戰”比較容易找到,就把它略掉。

由於外語水平,紀錄稿件比較艱澀難讀,以及許多專有名詞從英文轉為俄文字母后面貌不清的緣故,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曾遇到許多困難,因而譯稿在質量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總委員會會議從(一八七一年)二月廿八日至四月四日的紀錄,是由姜德昌同志翻譯的;從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卅日的會議紀錄,翻譯者為劉克華同志;曾把全文初步校閱一遍的是沈晉福同志。譯稿中有個別困難,曾就正於我系蘇聯專家波伐良也夫同志。對於參加和幫助這部譯稿工作的同志們,我們皆致以深切的謝意。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

目 錄

1. 一八七一年二月廿八日會議紀錄.....	1
2. 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會議紀錄.....	11
3.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會議紀錄.....	16
4. 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一日會議紀錄.....	22
5. 一八七一年三月廿八日會議紀錄.....	28
6. 一八七一年四月四日會議紀錄.....	32
7.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會議紀錄.....	35
8.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會議紀錄.....	41
9. 一八七一年四月廿五日會議紀錄.....	45
10. 一八七一年五月二日會議紀錄.....	50
11. 一八七一年五月九日會議紀錄.....	54
12.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會議紀錄.....	61
13. 一八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會議紀錄.....	67
14. 一八七一年五月卅日會議紀錄.....	70

附录 譯名对照表

總委員會會議

二月廿八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委員會）委員：布恩、哈里斯、科尔布、列斯涅尔、馬克思、塞拉叶、斯捷普萊、魏斯頓、赫尔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普芬德爾。

宣讀和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并作了一点补充。

公民馬克思聲明說，他提交上次會議的報告修正案，事先沒有準備供發表之用，而報上出現的修正案又產生了誤解，因為造成的印象仿佛不是格拉斯頓而是他本人說：英國只能採用道義力量。道義的力量決不是力量。①

公民馬克思認為，委員會在討論當前的事情之前，有必要使與會者注意公民魏斯頓在上次會議上所發表的關於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的某些見解。因為這些見解是在夜里並以主席的身分發表的，所以它們就沒有可能得到討論。馬克思認為，今後這類問題以提案形式提交委員會是比較適宜的，以便（委員會的）委員們能發表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公民魏斯頓認為，不能忽視那些近似我們自己的綱領的問題。我們主張消滅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協會提議土地國有、創立國內殖民地和禁止由於人口增加而提高地租，這些措施會使貴族變成普通靠吃利息過活的人。我們應該承認並鼓勵這類草案。提出這些草案的人們最後能夠轉到我們這方面來，稍稍摸摸他們的腦袋都會是很有益處的。魏斯頓希望有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公民馬克思說，他不是反對這種報導，而只是反對公民魏斯頓以主席的身分維護（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在運動的一定階段上，常常出現各種類似的計劃，我們不應該鼓勵它們，而應該同它們作鬥爭，因為制定這些計劃的人參加運動只是為了破壞運動。

公民恩格斯說，從上面所談的情況看來，委員會是該從實質上討論所提出的問題的時候了。處在國際之外的協會採取了同我們的綱領相違反的步驟。因此，他建議在研究完畢當前的事情以後就着手討論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

公民哈里斯支持這項建議，並認為那種仿佛應該摸摸資產者腦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恩格斯的）建議被一致通過。

公民魏斯頓表示，只要當前的事情討論結束，願意開始討論。

公民恩格斯報導說，科倫報的巴黎記者寫道，仿佛所有的巴黎代表——國際會員^②——都擁護戰爭并仿佛國際以金錢供給他們。似乎國際有廿萬法郎，但並沒有顯得闊氣；仿佛派往波尔多去的每個人只得到二千法郎，領導他們的是托倫和繆拉。

在路透的電報中說，國際派了代表去波尔多。關於那里我們的兩個支部，路透的電報却不知道。

公民馬克思報導說，普魯士政府已取消了各項叛國罪，但被捕者屬於國際支部而從倫敦獲得了命令的人則除外，——即是這個被看作叛國罪。^③

然後，通過延期討論的決定，以便託塞拉叶報告他在巴黎所見。^④

公民塞拉叶說：

“我一到巴黎，就以一個代表的資格被帶到市政府。我問在哪里能否找到協會，可是告訴我說，不論各支部，不論聯合委員會都不存在了，（協會）的所有成員都曾在監獄里，而現在則分散在各營，一些在常備軍里，另些在國民軍里，有些人人在別動隊里，協會已瓦解了。後來我遇見了龍格并問我是否可以在某家報紙上发表我們第二次宣言的譯文。^⑤弗利克斯·庇亞和‘Rappel’（号召報）不願意刊登這個宣言，認為它太普魯士化了，‘覺醒報’拒絕了，我認為是由于其中沒有談到勒德律·羅蘭。當時我把宣言交給了德姆連，由他轉交給一家奧爾良派報紙，宣言被公布了，但對政府的批評却從中被刪掉。我參加了公開的集會，在那里遇見了科姆鮑，他一直

是个規規矩矩的人，但是当我同他談到国际时，他回答說：‘如果您把德国人同我們相提并論，我就槍斃您，我們只能作为在我們土地上的敌人来談德国人。’我到另些地方去，但結果都不够好。

十月八日曾举行了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我們协会的全体會員都参加了这次示威，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国际的代表参加的，沒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并且他們也沒有什么作为。^⑥当时我打算召开联合委員會會議，以便采取某些措施来准备下次應該在十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但是联合委員會說，他們不能把国际卷入政治，于是这一天就糟蹋了。^⑦布朗基是唯一坚守自己崗位到最后的人，所有其余的偶象都沒有坚持住。国际各支部都拒絕支持布朗基，如果他們支持他，那么目前法国就会成为另个情况了。和其他人一样，华倫也宣布說，国际作为团体不能过問政治，因此在每次新的发动时，我們一次再一次地錯过了机会。

当时我到各支部去，以便迫使他們認真地着手工作并选出新的委員會，因为那些著名人物的名字，如托倫、薩倫、德依斯、科姆鮑、繆拉等人只能作为事业的障碍物。我跑遍了所有的支部，其中十一个支部响应了我的号召并組成了与其余的支部相对立的新的联合委員會，它应即召开會議并在巴黎各区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好准备。为此罵我愚蠢。一星期以后，我們草拟了一个宣言，以反对以前发表的另个宣言。馬龙是唯一的例外，他准备着工作，但任何人都 unwilling 帮助他。我們的宣言发表以后，旧委員會召集了各支部，以便发动斗争反对我們。

在一月里曾經有可能推翻政府，而全体領導人都准备参加这一事件，但都不愿意引导各支部去进行有組織的进攻，只有馬龙一个人帶着自己的兩個支部出动了。我們掌握了一切，但是給了政府人員以逃脫的机会，以后我們就被驅逐出来了。^⑧

后来，选举开始了。向我們提議商討候选人名单。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党人提出了許多候选人，但附帶的条件是他們不到波尔多去。我提出下列建議：我們提出十三名候选人，而所有其余的由他們提出，但这些候选人都應該是革命者。我們沒有提出科姆鮑、薩倫和

若恩納爾。為了擬定名單，代表們召集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在討論名單時，國際會員們宣布，他們不願意與布朗基列在一個名單里，但要知道，他是唯一的始終忠誠並堅持到底的人。我退出了，其他的人仍然留下並以整個國際的名義提出了只是由各支部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我提出抗議，指出，每個候選人只能由自己的支部提出。當時他們放棄了這個名單，並同意同資產階級一道參加共同的名單。第二天公布了由共和聯盟、共和同盟、法蘭西保衛者協會和國際的一些會員共同擬定的名單。在這個名單里有馬龍、平迪、華倫和薩拉·貝萊的名字。我們宣布說，不能同資產階級一道擬定共同的名單。福蘭克爾草擬了馬龍所同意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公布經過一天以後，馬龍發出了反對這份抗議書的抗議，並斷言說，他的名字被列入名單是沒有得到他的同意的。福蘭克爾又去找馬龍，並且說，既然答應提出自己的名字，而現在當他被列在兩個名單里時，他就應該選擇其中之一。據說，馬龍好象回答道，他寧願在資產階級的名單里，我想也是這樣的。福蘭克爾曾同馬龍一起到波爾多去，但是此行毫無結果。

當我離開巴黎時，新舊聯合委員會已經合并了。當時我提出合并的要件是要使舊委員會重新改選。我知道他們將不會改選。

我們處在尷尬的地位。我們反對出賣我們的政府；我們以國際的名義，發動並激發工人們僅僅仇恨那些不論在法國和德國都一致與人民為敵的政府；而資產階級卻採取不同的行動：他們說，德國人作戰是為了反對共和國。當我說到柔里·法佛勒頒布了顛覆一八四八年共和國的各种可耻法令時，我得到的回答是，在倫敦（總）委員會委員們曾舉行過有利于法佛勒的游行示威。我只能說，梅里曼是律師，因而他擁護由法律家組成的政府，而奧杰爾只是代表個人；但是立刻回答我，在我們的宣言上有奧杰爾的名字。普魯士人註所有刊載這次示威游行的報紙送到巴黎去。他們放行所有旨在反對國際的東西。

委員會應該發表宣言，註巴黎人知道，這次集會和為柔里·法佛勒助威的示威游行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否則巴黎人將失去對我

們的信任。^⑨

在‘費加羅’報上曾刊登了一項消息，說波拿巴的走狗們給了國際二十萬法郎。國際的會員們曾集會抗議並宣布他們沒有錢，但是我想宣布我們沒有錢是愚蠢的，所以我們沒有答言。在選舉時，資產階級揚言說，選舉工人是沒有用的，因為國會議員不領薪俸，而沒有錢他們不能到波爾多去。這就是為什麼公開宣稱我們沒有錢是失策的。^⑩

繆拉和托倫寫信給杜湧時，他們不是以國際的名義，而只作為個人的身份寫的。托倫最近三年的全部活動歸結為，他一年一度出席代表大會並發表演說。他同資產階級締結了同盟。他被認為是國際的會員，但對國際他什麼也沒作。他勸資產階級不要相信社會主義者（對他們）是危險的；資產階級可能會隨意擺布托倫的。馬龍被認為是空想家。繆拉曾下令逮捕兩名指揮官——皮阿查和布路涅爾*，他們想阻止巴黎投降。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他所簽署的已被公布的所有命令都是有利的於資產階級的。在最困難的日子里，有家眷的人一天一個半法郎還買不到多少東西，一切都很貴，而商人們只有向他們購買可可糖、茶葉或其他東西才賣給兩便士的糖，只有向他們買糖時，他們才賣給麵包和干酪。那些有錢人要什麼有什麼，而窮人只得挨餓。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繆拉簽署了許多法令，因而他應該象德列克留斯一樣辭職，但他拒絕了。^⑪在他們當選之初，他們並沒負任何的政治職責，他們僅僅監督糧食的配售。但是他們洞悉投降的秘密。他（繆拉）是負有責任，把真情實況報告給協會的。

在最近的代表大會上應該對這些人提出控告，而我將在大會上提出這種控告的理由。

季老姆到了巴黎，他打算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貢獻於巴黎人的幸福。我作了某些事，他希望作得更多些，^⑫他……”**。

* 在記錄的原文里是錯字，Brunel 應是 Brunet。——編者

** 塞拉時節記錄中斷于此，顯然少了一張記錄。後來記錄由埃卡里斯重新整理。——編者

公民哈里斯：我高兴地听到，我从巴黎获得的消息被証实了。我們同那些壟斷了巴黎的通訊和举行有利于法佛勒的示威游行的人毫无共同之处。我的通信員报导說，比里維尔区的人們，带着旧的失灵的槍支，被派赴前綫，因為他們是穷人，而带着好槍的富人却走在他們的后边。那些有錢的人要什么有什么，而穷人却什么也得不到。梅里曼、奥杰尔和特蘭特是由一小撮人（大概从 Hole-in-the-Wall）选出的^⑬。在英国类此情况就叫做舞弊行为了。

公民赫尔茲：我支持建議，但是我認為，当作什么功績而給予最高評價，是不适当的。^⑭ 叛卖行为沒有使我惊奇，在民主运动的历史上它是平常的。我們不應該容許各种各色的人物来玩弄我們的原则，如果他們利用我們来抬高身价，那么这是我們的过错。當他們走上虛假的道路时，就必須揭露他們。塞拉叶在巴黎所作的事，我們在这里也应该作。

公民魏斯頓：談得很全面，我相信，塞拉叶給了我們不可估价的帮助。但是，这里所談是另些事情，与我們沒有任何关系。（从 Hole-in-the-Wall 选出的任何人都与这事沒有关系）海德公園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是为了对共和国表示同情而由三个人召集的，但国际完全沒有被提到。如果在大会上，多提出几个人，这样作也是沒有坏处的。奥杰尔和勒·留貝的行为是完全真誠的，奥杰尔的旅行是自費。我們拥护共和国的原则，而不是个人。我衷心地支持上面所提出的建議。

公民馬克思：塞拉叶對我們所談的只是在巴黎對於那些事情的反应。誰也沒有談到勒·留貝。如果公民魏斯頓能記起“法國支部”和總委員會^⑮之間在这里曾發生過的事情，以及勒·留貝對容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那種控告，那麼他就會看到，法國人並沒有認為勒·留貝是我們的一員。他們知道，他已不是（協會）會員了。但是，奧杰爾是總委員會委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而，當巴黎看到了他頌揚法佛勒時，他們就不能知道總委員會與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我沒有想到有人會提出賄买来責難，但是如果對國際政策絲毫不懂的公民奧杰爾，要高談闊論國際政策的話，那麼他就應該向這裡請

求指示。奧杰爾在胡說。

公民布恩：令人懷疑的是一個工人能夠自費作這樣的旅行；應該有人支付了他的花費。何況他們的旅行是沒有得到他們所屬的協會的同意的；不知道他們是由誰選出的，或許是由街頭群眾選出的。我們有權討論這件事。

公民魏斯頓：我奇怪公民布恩把露天的群眾大會稱為街頭群眾。奧杰爾是在海德公園被選出的，既不是由街頭群眾選出也不是由 Hole-in-the-Wall 選出。

公民哈里斯：在巴黎，奧杰爾的名字是作為總委員會委員的名字被提出的，而我相信，他和特蘭特奉行着 Hole-in-the-Wall 的政策。

公民布恩：作為我們總委員會的委員，奧杰爾不應該沒同我們商量就擅自承擔這樣的使命。

然後，提議被付諸表決並一致通過。

總委員會會議於十一時半結束。

主席：奧·塞拉叶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就委員會中所進行的“關於英國工人階級對普法戰爭現階段的態度”的討論發表了演說。在這個演說中，他特別揭露了格拉斯頓旨在反對共和國的政策。馬克思在其演說里提到了格拉斯頓的同僚——布留斯、路易和卡杜埃爾，他們“對共和國採取了敵視的態度並宣稱，仿佛英國對外只能採用道義的力量。”由於埃卡里斯的過失，受到歪曲敘述的演說詞，落到了“Eastern Post”（東方郵報）手中，為此馬克思在二月廿一日委員會會議上聲明抗議。
- ② 國際的委員中有馬尤和托倫被選入國民議會。
- ③ 馬克思所指的是叛國罪，根據這種叛國罪名，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海普涅爾被捕。關於這次被捕，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信給“Daily News”（每日新聞）編輯部說：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兩位先生根据俾斯麦个人命令以叛国罪被捕，只是因为他們敢于执行自己作为德国人民代表的職責，即在帝國議會里反对吞并洛林和阿尔薩斯，投票反对新的軍事借款，表示了自己对法蘭西共和国的同情并揭露了变德國为整个普魯士兵营的企圖。”（馬恩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册，第二百四十三頁）。

- ④ 塞拉叶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初由總委員會派赴巴黎。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二日馬克思在致倍茲萊的信中通知說，“上星期三，奧·塞拉叶——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委員作为委員會全权代表被派赴巴黎。他認為自己的職責不仅是为了参加保衛，同時也为了对我們的巴黎聯合委員會給以影响而留在那里。”（馬恩全集，第廿六卷，第七十三頁）。
- ⑤ 塞拉叶所指的是由馬克思起草并注明日期为一八七〇年十月八日的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战争的宣言。（卡尔·馬克思著作选集，第二卷，第三百七十四——三百八十一頁，一九四〇年）。
- ⑥ 指一八七一年十月八日要求选举公社的示威游行。
- ⑦ 由于被圍的巴黎得到麦茨投降的消息，爆發了十月卅一日起义。布朗基主义者曾企圖领导这次起义。關於这次起义，馬克思写道：“十月卅一日起义之所以沒有以建立公社而結束，只是由于布朗基、弗魯蘭斯以及当时運動的其他領導者都把那些說‘真话’（放棄政权和讓位于由巴黎各區选举的公社）的人們的話信以为真。……柔里·法佛勒及其集团，因十月卅一日公社的莽撞的失敗，保證了向普魯士的投降并開始了現在的內战。”（馬恩文庫，第三（八）卷，第三百一十三——三百一十五頁）。
- ⑧ 指一八七一年一月廿二日巴黎起义的失敗嘗試。
- ⑨ 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在倫敦舉行了羣眾大会，奧杰尔出席了这次大会。馬克思在一月十七日總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了下列的声明：“在聖·詹姆斯大厅的最近的羣眾大会上，關於法国政府，奧杰尔說了某些与事实不符的話。在我們的第二次宣言中，我們曾写道，从一八四八年革命時起，臨時政府某些成員身上就有了臭名声。奧杰尔宣稱他們沒有任何污點。也許法佛勒之被人注意是因为他是共和国的代表，而不是因为他是无可爭辯的爱国者。現在法佛勒已被抬到首位，而共和国几乎从眼界中消失了，这就是法佛勒行为的一个例子。一八四八年以后，由于弗洛孔害病，法佛勒当了內政部長。他曾是勒德律·罗兰的走卒。法佛勒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把軍隊

詢問巴黎，後來就使資產階級有可能去槍殺工人。稍後，當人民確信議會是由資產者組成時，他們就舉行了有利於波蘭的示威游行并冲进議會。主席史求路易·布朗去見人民并安撫他們，布朗作到了這點。同俄國戰爭會挽救共和國。過了幾天，柔里·法佛勒要求賦予全權來審訊路易·布朗，把他當作冲进議會的同謀者。議會認為，這由政府來委任給他，但是政府所有其他委員都否決了這個措施，認為這是法佛勒個人的事情。臨時政府策劃了陰謀，以便挑起六月起義。在槍殺了人民以後，法佛勒建議取消執行委員會。（六月）廿七日他頒布了凡被捕者可以不加審訊一律流放的法令。被流放的有一萬五千人。十一月，議會被迫受理了一些尚未被流放的起義者的案件。只在布列斯特一地就不得不釋放一千人。在那些最嚴重的受到軍事委員會法庭審訊的人們中，有許多人也不得不被釋放，而其他的人只被判處短期徒刑。後來，又多次提出大赦的提議。法佛勒總是反對這些提議。他曾是整個革命（二月除外）調查委員會的參加者之一。他幫助實行了最可耻的出版法，這些出版法曾存在一個時候并為拿破崙第三所巧妙地利用。在七月王朝時代，法佛勒同波拿巴主義者就保持着一定的關係，他利用自己的一切影響，以便把拿破崙送進國民議會。他竭力組織羅馬遠征軍，這是建立帝國的第一步。”

馬克思的演說在委員會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記錄指出：“魏斯頓對共和國處在這樣的人手中表示惋惜。”

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寫信給容格說：“在昨天總委員會會議上我完全揭穿了柔里·法佛勒的過去。把關於他的各種反革命事迹的某些最重要的材料寄給您”，信中還附有一個標題為“柔里·法佛勒”的說明：“柔里·法佛勒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廿七日的可耻法令的制訂者，由於這個法令在六月起義時被捕的成千巴黎工人不經過正式法庭審訊就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及其他地方去了。以後，他頑固地拒絕同意偶而出立憲會議中共和黨提出的關於大赦的議案。

柔里·法佛勒是卡芬雅克將軍在六月起義之後所建立的那種恐怖統治的最有名的工具之一。他維護所有當時實行的旨在鎮壓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權利的各種无耻法律。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柔里·法佛勒作為國會議員反革命多數派的代表提議撥給路易·波拿巴一百廿萬法郎，波拿巴要求這筆款用來远征羅馬共和國。”（馬恩全集，第廿六卷，第八十五——

八十六頁)。

- ⑩ 在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五日國際的巴黎各支部聯合委員會會議上，阿夫里阿爾報導說：“Petite Presse”(小報)已宣布維·雨果和路·布朗為國際的“名譽代表”并刊登了消息說，仿佛馬龍和托倫從國際規定供給他們每人年薪兩萬法郎中每人得到兩千法郎。塞拉叶在這次會議上說：“在我看來，只需要駁斥意見的第一部分，即關於代表的部分，至於說兩萬法郎，那麼認為我們有錢 甚至是有錢的。”(“國會對於三月十八日暴動的調查”五二六——五二七頁)。
- ⑪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五日繆拉被選為第三區的副區長。一八七一年一月四日十九區區長德列克留茲辭職，抗議共和國的投降政策。
- ⑫ 塞拉叶錯了：季老姆當時不在巴黎，他在涅夫沙捷里。(詹姆斯·基勞姆著“國際”，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二卷一二〇——一二九及一三三頁)。
- ⑬ Hole-in-the-Wall (意譯為“牆窟”——譯者)——地名，一八七一年一月九日在這裡舉行了會議，研究隆重歡迎柔里·法佛勒的問題，因為推測他將到倫敦旅行(“泰晤士報”一八七一年一月十日)。
- ⑭ 根據赫爾茲和魏斯頓的發言判斷，塞拉叶在報告結束後曾提出關於評價他在巴黎活動的建議(配錄中缺少了塞拉叶報告的結尾部分和討論的開始部分)。
- ⑮ 勒·留貝是所謂國際在倫敦的“法蘭西支部”的會員。關於他，見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塞拉叶的信的附注一(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百八十七頁)。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的羣眾大會上勒·留貝擁護組織隆重歡迎柔里·法佛勒的提議(“泰晤士報”一八七一年一月七日)。

總委員會會議

三月七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哈里斯、列斯涅爾、馬克思、米爾涅爾、普芬德爾、羅賓、塞拉叶、斯捷普萊、湯斯亨德、魏斯頓、赫爾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塞拉叶。

宣讀和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并作了某些修改。

公民馬克思報道波爾多來信說，馬龍在為協會的利益行動着，但是托倫同資產階級有交往并認為國際可以採用比較溫和的名稱，因為目前的名稱可能引起禍害。

其次，公民馬克思宣讀紐約的德國支部書記的來信，紐約委員會再次請求承認它為(協會的)北美中央委員會^①。寫信的人在回答總委員會的詢問時說，(紐約)委員會不希望同掌握在小政客手中的美國工人聯盟發生爭吵，這些小政客企圖利用只有高額工資工人參加的聯盟來求得解放，並且希望借助於有利於小農場主的政策(small farmers' politics)來實現自己的綱領。(聯盟的)下次代表大會將在路易斯安那舉行，這就會加強這種傾向。只有當東部的產業工人取得巨大影響時，才會出現較好的情緒，而且這種情況的發生是不會早於在東部召開的另次代表大會的。耶塞普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他表現得)十分穩重。紐約委員會的委員們曾同來自英國被判了罪的芬尼黨人交談過，並認為他們是很理智的人。一個芬尼黨人說，假如他願意加入某一政黨的話，那麼他只願意加入國際或類似國際的政黨。他(寫信的人)問，他是否可以同總書記繼續通信，他惋惜沒有收到任何文件。為德國政治犯所募集的錢已寄給德國。(德國支部的會員)現在已被允許出席“聯盟”的會議。聖·科利斯賓的工人已獲得了罷工的勝利；煤礦工人正期待着成功。德國人的集會沒有成效。

信中附有华尔德关于他为了同工人联盟代表交换意见而去华盛顿的报告，目的是说服他们必须有一个能向社会革命实现的更加广泛的纲领。华尔德在十一天当中同十一位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受到友好的接待。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他已把几大包文件寄往（纽约）去了。书记（埃卡里斯）宣布说，他也把所有已经公布的文件副本寄往（那里）。

公民马克思说，整个问题就在于，是否要把纽约委员会变成合众国中央委员会，或只是变为外国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恩格斯主张，承认纽约委员会只作为选举它的组织的代表，并使所有人都可能加入它。

公民米尔涅尔认为，必须支持（国际思想的）宣传员并给他们创造能够进行宣传的那种局面。

公民魏斯頓提议起个比较确切规定纽约委员会地位的名称。

公民马克思说，仅仅是德国的和瑞士的或法国的俱乐部的代表机关不能称自己为英格蘭、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容格宣布说，反对公民米尔涅尔的意见；谁也没打算否认纽约宣传员所作的了的成绩或阻挠他们作更多的工作，但是当他们还沒有建立起几个美国支部以前，不能成为美国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哈里斯指出：在馬薩諸塞有两个团体，他们不久之前才听说关于国际的消息并打算加入国际。至于说到邮包，那么它们也许在纽约邮局里。他自己曾寄过几个邮件，都被压在邮局里，只有经过催问后，才肯负责送到。公民哈里斯支持那种意见，即纽约委员会只应该以它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名义出现。

公民马克思说，不应该阻碍委员会的活动，它已作了许多工作，最好写信给他，根据章程说明它的权利。

通过决议，委托公民马克思把这个意思写信给该委员会。

公民恩格斯通知说，巴尔馬的紅色报纸被封闭了②。一共出了三期，但邮局沒有把它们发送出去。报纸编辑因在报纸第一期上侮辱了国王受到了法庭审判，但是沒有提到编辑的名字，因此恩格斯